

# 一笔精神财富 一个编纂典范

——《鲁迅全集》的编辑与出版

黄乔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行业取得重大进展:图书数量快速增长、图书品种极大丰富、图书质量不断提高、图书市场空前繁荣,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尤其是涌现了一批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卓越艺术品质与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优秀图书。读书版“逐梦70年”栏目将为读者细细梳理这些优秀图书的策划背景与出版经过,深入挖掘它们的成功经验与文化启示,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更多经典图书的创作与问世。

——编者

鲁迅,中国新文学的杰出代表,学兼中西,文变古今,著述宏富。他的作品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有小说,也有诗歌,有新体诗,也有旧体诗,有散文,也有杂文,有报刊短章,也有学术专著。为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编纂文集和全集,是十分艰巨、极富挑战的工作。80多年来,几代研究者和出版人致力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为文学家文集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

1938年,鲁迅先生逝世两年后,20卷的《鲁迅全集》在上海面世。其后历经战乱,无暇重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称鲁迅著作编辑室),于1956年开始出版《鲁迅全集》10卷注释本,至1958年出齐。1975年,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随后又组建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从各地抽调专家学者到京,分工合作,于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前夕,推出16卷的《鲁迅全集》。

目前鲁迅著作最通行的版本是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由1981年16卷本的《鲁迅全集》修订扩充的18卷本。全集出版说明写道:“《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一直受到中央和国家的重视,得到众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鲁迅研究界

的专家学者的帮助。”

《鲁迅全集》在编辑体例、文本校勘、题解注释等方面创举颇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编辑体例方面。1938年版的全集基本参照鲁迅本人生前拟《三十年集》的体例,将其历年自编文集作为主体,未人文集者列为“拾遗”“拾遗补编”。全集收入了译文,但没有收入日记和书信。不过,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发刊缘起中作了说明,为更大更全的版本预留了空间:“此外还有日记、书信、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像等,因影印工程浩大,一时不易问世。”

1938年《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设定的体例显然过于宽泛。对于译文,鲁迅也许有另行编辑译文集的计划。书信和日记本非公开发表的文字,不能算是创作。从《三十年集》的拟目可以约略体会出鲁迅当时的编辑意图,所谓“文集”,只收创作和学术研究著作,而其他文字,可以另编译文集、书信集、日记等。至于编校古籍,例如《嵇康集》,或可以“嵇康著,鲁迅校注”的名目出版,因为虽然鲁迅在该书的校勘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它毕竟是嵇康的原创。因此1958年的10卷本有意向鲁迅的本意回归,声明“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文学史著作”以及部分书信,并计划将译文和古籍辑校文字另行编辑成书,即后来的10卷本《鲁迅译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和4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为著、译、校勘划界分区。

1958年的版本排除了日记,但收入部分书信。其实,书信非正式撰写之文,收入文集,本就值得商榷。著作者的书信散落各地收信人手中,难以收全,而且有些信札仅见于报刊转载,无原件可供核对,不足征信。这样一来,收入书信的《鲁迅全集》就更难称全。16卷本使日记、

书信收入全集的体例得以确定,为后来很多作家的文集编纂提供了借鉴。16卷本及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05年版18卷本,虽然已非鲁迅“文集”或“作品集”,却非鲁迅全部文字的总集,创新了作家全集的编辑体例。

2005年全集收创作(含杂文)9卷,学术专著1卷,书信4卷,日记3卷,另有附录(含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1卷。2005年版有一个不足之处,是删去了1981年版第8卷的《生理实验术要略》。出版说明中交代,将来要把《生理实验术要略》与鲁迅其他科学著述如《中国矿产志》《地质学残稿》等,一同编入《鲁迅自然科学论著》,这未免使体例有所混乱。这几部鲁迅早期著作分明是原创作品,不能因为与文学关系不大就不收录。

2005年版全集为何篇幅多至18卷?一者是因为收入了新发现的佚文,增加了注释;一者也因为除将《两地书》收入外,还将鲁迅、许广平《两地书》68封原信收录。这样收录有一定道理,将鲁迅公开发表的创作《两地书》和不欲示人的私信区别开来,体例上有所创新,但造成部分文字重出,也值得再思。

按2005年版全集出版说明所说,将来另行出版《鲁迅译文集》10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4卷、《鲁迅自然科学论著》1卷,那鲁迅文字的“全”集就有33卷之谱。

1938年版全集因为时间仓促,在校勘方面有欠精审,误植与错讹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研究专家孙用遂篇重校,于1950年3月出版了《鲁迅全集校读记》与《鲁迅全集正误表》(上海作家书屋)。10卷注释本《鲁迅全集》采用了孙用的校勘成果,又依据鲁迅手稿或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报刊进行细心校勘,纠正了1938年版中许多误植、脱漏与印错的文字、标点。1981年16卷本编委会专门设置了校勘小组,定出统一的原则与体例,并据初版本,参照鲁迅手稿和原始发表报刊,又一次进行认真系统的校勘。单单是前6卷,就校勘出千余处错讹。2005年版的修订者对文本又进行了一次细心核校,仅从第一卷汇总就校出各种差异、错

讹、更动文字等近130处。全集共校勘改动了1000余处。

《鲁迅全集》的校勘成果为现代文学作品的文本校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鲁迅全集》有注释,而且是详注,这在现代文学家的著作出版史上较为罕见。

鲁迅的著作要不要注释,是一个曾经引发争议的问题。鲁迅作品涉及大量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考虑到时代的关系,读者阅读会有一定障碍,应该加注。但如果一一注释疏证,工程浩大。反对的意见,除了不赞成繁琐注释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如果加注,则最好出版单行本或每卷标出注者之名,以“注贵”自负。因为释文表达了注释者对原著的理解,是对是错,容有争论。2005年的《鲁迅全集》注释出自多人之手,却未标明注者,是具有时代特点的集体项目。

1958年的《鲁迅全集》10卷注释本,为普及鲁迅著作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版在其基础上,对注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释文达240万字之多。随着社会形态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鲁迅全集》中对很多人物和事件需要做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鲁迅研究取得的很多新的成果也需要加以反映。2005年的版本修订,专家学者对原有注释逐条进行审核,根据新成果补充了很多词条,对以往注释繁琐的加以删略,原存在史实错误的予以纠正,叙述不当者加以调整。新版对原注做了重要或较大修改的达千余条,单是补改中外人物生卒年一项就有900余条。鲁迅日记涉及的人物2000多位,鲁迅所购书籍5000余种,都详加注释。现行版本的注释总数是两万万余条,近240万字。

尽管如此,《鲁迅全集》的注释仍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2005年版发行近15年来,《鲁迅研究月刊》等专业刊物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质疑纠正的文章,文本校勘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为了向读者提供更准确的文本和更允当的注释,《鲁迅全集》的修订应该被提到日程上来。

《鲁迅全集》是一个范例,但不一定是作家全集编纂的定则。因为作家的创作呈现不同面貌,不可能强求一律。如郭沫若的书信、日记,并未收入《郭沫若全集》中;至于译文,茅盾、巴金的译作,卷帙浩繁,仿照鲁迅著译编辑体例,另行出版了“译文集”,但对于译文较少的作家如瞿秋白,则将译文编入《瞿秋白文集》(译文编);《鲁迅全集》不收辑校古籍的体例,也被《郭沫若全集》收录《管子集解》打破了——此类体例不一的情况屡见不鲜。

现行的《鲁迅全集》是鲁迅著作编纂的集大成之作,对于文学家全集的编纂,其体例可资借鉴,同时也对开拓更大空间提供了启示。

(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制图:蔡华伟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人民日报社地方部编著,费伟伟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历史是培育信仰的源泉。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共青团中央团校毕业生,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到会采访。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冯文彬将她带到毛主席面前介绍说:“主席,她是人民日报记者。”毛主席微笑着握住金凤的手说:“哦,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的记者。”

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说这句话。

就在半个多月前的6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柏生跟随后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采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议休息时毛主席和代表们一一握手。“主席迎着我的面走来,问我是哪个地区的代表,我有些拘谨地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笑着点点头,说:‘哦,人民的记者。’”柏生后来回忆道。

人民的记者!70年过去,毛主席的教导已成为踏进人民日报大门的新闻人坚定的信念。尤其是李庄、金凤、柏生所在的人民日报记者部。人民日报记者部(2009年改名地方部)是“全国新闻工作先进集体”,先后走出多名全国党代会代表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涌现出一批获全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奖)的优秀记者。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时,记者部出过一本《人民日报记者部新闻实践与思考·灿烂的星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张研农为该书作序时写道:“人民日报驻地方记者是人民日报的‘重要方面军’,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支对人民日报有饱满热情、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对新闻事业有澎湃激情的队伍。一句话,是一支可敬可爱的队伍。”

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所以写出了一篇篇接地气、有灵气、鲜活生动的好稿子;对新闻事业有澎湃激情,所以在紧张采写工作之余,还写下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新业务研讨文章。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光阴荏苒,不变的是一代一代年轻新闻工作者的忠诚。对人民日报饱满热情没有变,对人民群众深厚感情没有变,对新闻事业澎湃激情没有变。

《增强“四力”专题解读》一书共分四辑。第一辑为“脚力”:好新闻永远在基层,第二辑为“眼力”:在观察、发现、辨别中增强定力,第三辑为“脑力”:树立问题意识 自觉服务大局,第四辑为“笔力”:多写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共收录解读“四力”的28篇业务研讨文章。因侧重对“四力”的思考和解读,在编辑体例上是以文带稿,以对新闻采写业务的思考加上相关的新闻报道,而并不是整体上对这支队伍贡献的优秀新闻作品作展示。受此局限,人民日报很多地方分社的优秀记者和精彩报道没能包括在内。

读了这本书,您一定会认同这样的评价。从这本书中,不仅让人看到一批践行“四力”的好记者、好作品,也为新闻战线开展这项活动提供了一批增强“四力”的生动案例。

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于我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受教育过程。这次开展思想宣传战线“四力”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始终将基层一线作为增加“四力”的落脚点,在基层了解国情民情、把握社会实际、强化宗旨意识、增进人民情怀,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交心中把握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通过本书的编辑,我对此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我为自己工作、战斗的这个集体而自豪——“人民的记者!”

(本文为《增强“四力”专题解读》一书后记,刊发时有删节。)

## 增强「四力」,做「人民的记者」

费伟伟

### 新书架



《凡世与神界》:王仁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除了文字记录,考古实物和考古图像也是探索先民精神信仰的重要途径,作者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但致力于从考古、图像、神话的互证互补来探讨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别于略微枯燥的专业报告,该书用大量精美的文物照片和专业的器物绘图,在抽丝剥茧的论述中,为读者打开一扇走进中国思想发生的绚丽之门。



《传国玉玺》:白木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作家白木花费数年心血,以传国玉玺的颠沛流离为线索,描绘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折射了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与辛酸,成功与屈辱。作品还成功刻画了诸如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元帝萧绎、南梁破案高手冉及、北魏名将贺拔岳、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形象。

## 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

张 晖 金学丽

《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图说怒江扶贫与跨越50年》是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的重点出版物,宋林武和宋媛父女两代“扶贫人”以亲历者的视角,用600多幅照片近40万字图文并茂地记述了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1968年至2018年的扶贫开发与社会巨变,成为中国创造人类减贫奇迹的生动记录。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壮丽的高山峡谷,有“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这里也是中国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很大的地区,是全国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随着最后一个行政村脱贫攻坚顺利实现,2018年,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6个行政村实现脱贫,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这个故事故事值得书写。

宋林武老人1970年在丽江军分区工作时就经常到怒江各地下乡蹲点,频繁地奔走于一般人很少去的角落。1984年转业到地方后开始从事扶贫工作,有更多的机会走入村户,同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几乎拍摄了怒江每个时期经济社会的变化,也拍摄了许多感人的扶贫故事。2013年老人退休后,很想把这些年积累下的素材整理出版,他的女儿从事扶贫工作也有20余年,两个人一拍即合。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们还查阅补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又在可能的条件下继续拍摄了一些新的扶贫照片,保证了书中资料的广度与深度。

怒江州各族人民在50年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跨越。新中国成立后,怒江州各族人民告别了“刀耕火种藤萝寨”的原始生活,与全国各族人民同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时代,怒江州各族人民摆脱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即将与全国各族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一幅幅真实的图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记录着中国扶贫的温暖瞬间。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怒江州的高山峡谷依旧,基础设施却有了质的飞跃,天堑变通途;怒江州各族人民的勤劳朴实

没有变,衣食住行却有了很大变化,大踏步赶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没有变,各族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跟党走更加坚定了。

书中有一幅老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一队穿着军装,打着赤脚,卷着裤腿,背着行李,拄着树棍的工作队员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进入了独龙江,他们虽然风尘仆仆但脸上都带着微笑,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作队员的影像。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工作队到今天的脱贫攻坚工作队,从普通的乡村干部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代又一代人,发扬久久为功、滴水穿石的精神,才有了怒江今天的成就。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扎根边疆、艰苦奋斗、奋力发展、倾心帮扶的共产党人侧影,无数共产党人为怒江州的脱贫攻坚和发展贡献青春、倾注真情。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团结带领边疆民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见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植根于人民之中,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带领边疆各族人民跨越发展的历史见证。

独龙江乡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曾经的马帮只有在过去的黑白照片上可以看到,而1964年修通的驿道如今成了探险旅游路线。修建贡山至独龙江的公路要经历海拔3400米的风雪垭口,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大雪封山不能通行,剩下半年也是晴雨两阻,况且山高坡陡,沟壑密集,塌方滑坡时有发生。从1999年至2014年末,历时15年的艰苦建设,沿线的公路隧道才通车,这里的交通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多次进出这些危险的地方,不仅拍下了公路在不同时期的延伸,还拍下了公路所连接着的大峡谷周围新农村的变化,令人感慨万端。

怒江州的扶贫与跨越见证了中国反贫困历程中久久为功的韧劲。本书不仅记录了宏观的

扶贫政策变化历程,还记录了在变迁中的个人、家庭、村寨的变化,从这些点滴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脱贫攻坚中所下的绣花功夫。独龙族妇女第一次学习经商、居住分散的福贡县马吉区办起了寄宿制民族小学和中学,贡山县有了万亩粮食生产基地和各种大棚蔬菜。从文化普及度不高到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学技术培训,从刀耕火种到开山造田,从溜索到跨江大桥,从没有公路到公路贯穿乡村,从靠山吃山到发展特色产业,从缺衣少食到整族脱贫……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了怒江州各民族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省、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筚路蓝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团结奋斗改变贫困落后状况的历程,这是边疆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见证。

减贫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难题,像怒江州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难度则更大。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出人类减贫奇迹?该书用生动的实践书写了答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的回信中指出的那样,“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的辉煌篇章中,如实地记录历史,如实地书写历史,可以为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提供宝贵借鉴。



《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图说怒江扶贫与跨越50年》:宋媛、宋林武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